

武林天驕



52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武林天骄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林天骄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52)

ISBN 7-80521-632-0

I . 武…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6.125 印张 409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鸳鸯同命	1
第二回	亲友成仇	24
第三回	离奇身世	49
第四回	毁家逃难	79
第五回	官衙赏花	101
第六回	箫心剑气	136
第七回	夫人出走	179
第八回	大闹寿筵	224
第九回	浮萍聚散	263
第十回	客途奇遇	290
第十一回	曲终人散	325
第十二回	西湖风波	359
第十三回	含冤莫白	384
第十四回	太湖波涛	392
第十五回	红颜簿命	413
第十六回	变生幽谷	441
第十七回	泪洒长江	488

第一回 鸳鸯同命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属谁？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桡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满江红

夕照苍苔上，鸟鸣山更幽。这条山路，显然是很少人行，岩石上满是赭红的、雪青的，或草黄色的鲜苔。苍松映衬红崖，野花枫叶争艳，在这秋末冬初，已寒未冷的时候，山上到处还是瑰丽的色彩。

在这少人行走的荒山僻径，此际却有一个少妇，挑着两捆柴草回家。虽然是荆钗裙布，却掩盖不了她秀丽的容颜。

她是一个猎户的妻子，或许是因走惯山路了，她挑着柴草，踏在长满苍苔的石头上，步履依然甚是安详。

平时她很喜欢看云看山，但此际山间的景色虽然份外清幽，她的心情却有一点儿不大平静。

前两天，有许多难民从山下经过，听说是金国又要和宋国打仗了。

这座山是座落在陕西大散关西北面的盘龙山，时为南宋绍兴十年，金宋议和，以大散关为界，西北面本来属于宋国的地方，如今已是属于金国统治。这个少妇是汉人，听得金兵攻宋的消息，心情自是有点不安。

不过她一想到正在等待她回家的丈夫，想到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她的心中又充满喜悦了。

外间虽然烽火弥天，这座荒山却一向是张雪波的。除了丈夫和孩子，她的父亲和公公也还健在，两家早已合成一家。她有个温暖的家，只盼一生能过这样平静的日子，于愿已足。心中正自充满蜜意柔情，忽地无端刮来一股狂风，吓了她一跳。

这股怪风突如其来，随着这股怪风出现的是一只吊睛白额虎。

少妇被猛虎一扑，扔开柴草，抡起扁担就打。她眼明手快，这一打倒是打个正着，恰好打着了老虎的额头。但可惜老虎皮粗肉厚，头颅竟似比石头还硬，“卜”的一声，扁担断了。

老虎负伤，大吼一声，好似晴天起个霹雳，震得山岗也动，猛地扑来。

少妇一闪，闪在老虎背后，老虎前爪搭地，腰胯一掀，少妇手中没有武器，只凭一双肉掌，自忖对付不了这只老虎，只能再闪。老虎掀她不着，把铁棒也似的虎尾竖起来一剪，这一剪扬起风沙，少妇眼中吹进一粒沙子，流出眼泪，看不真切，几乎给它扑着。少妇慌忙施展轻功逃跑。

她心里一慌，脚步就不能踏得那么稳了，踏着石上的苍苔，脚步一滑，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摔了一跤。说时迟，那时快，老虎已经扑到她的背后。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忽听得有人叫道：“雪妹莫慌，我来了！”人未到，石头先打过来。

这块石头也打个正着，老虎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扑扑了个空，少妇滚过一边。

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丈夫已经迎上那头猛虎。两只手把老虎头皮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铁拳猛击。他的拳头比少妇的扁担更为有力，打了三四拳，老虎脑浆迸流，天灵盖竟然被他

的拳头打破，死了。

丈夫扶起妻子，问道：“雪妹，你怎么样了？”

少妇惊魂稍定，说道：“没什么，只是擦破一点表皮，眼睛渗进一粒沙子，不大舒服。”

丈夫仔细察看，果然只是擦破一点表皮，连轻伤都算不上。他给妻子揉揉眼睛，吹一口气，那粒沙子也就随着眼泪流出来了。“雪妹，你的运气还算不坏。”丈夫笑道。妻子跟着笑道：“我的运气当然不坏，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碰上你，能够得到一个你这样好的丈夫。成哥，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你还记得吗？”

原来这少妇名叫张雪波，她的丈夫名叫谭道成。他们是自小一同在这山中长大的。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逃到这座荒山的，谭家先来，张家后到。

七年前张雪波曾经在树林里碰上一条大青狼，那次也是谭道成把恶狼打死的。不过那次谭道成来得更早，青狼刚出现，人兽尚未相斗，谭道成就已来到她的面前，杀了恶狼。张雪波也是在那次遇险之后不久，嫁给谭道成做妻子的。

谭道成笑道：“那头青狼是咱们的媒人，我怎能忘记。不过我却一直不知你会武功，你为何瞒住我？”

张雪波被丈夫质问，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忸忸怩怩地说道：“我这两下把式也称得是武功吗？敢情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功夫吧。”

谭道成哈哈笑道：“什么三脚猫功夫？三脚猫是连老鼠也捉不到的，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却能打老虎！我不知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但你练的可是上乘的武功呢！”张雪波道：“哦，上乘武功？”言下似乎还是不敢相信的神气。

谭道成道：“我怎会骗你？你练的本来是上乘武功，只可惜你完全没有对敌的经验，给老虎吓慌了。假如你稍为镇定一

些，用不着我帮手，你自己就可以把老虎打死。”

张雪波道：“真的吗？但我刚才已经是用力打它了。一打扁担就断，我赤手空拳，如何还能打死老虎？”

谭道成笑道：“当然还得有点猎虎的经验，我教你怎样老虎吧，老虎的头颅最硬，你气力不足，就不要先打它的头部，最省气力的办法是先把它的眼睛打瞎，它发了狂，然后你再躲到悬崖旁边，故意弄出一点声音，引诱它来扑你，这样它就会自己跌下悬崖死掉。”

张雪波瞿然一省，说道：“对，这个办法真好，我怎的没有想到。”

谭道成继续说道：“你的轻功身法轻灵佳妙，只可惜也是给吓得慌了，才会摔那一跤，轻功提纵术是必须懂得如何运用真气的，这就已经是属于内功的范围了。上乘武功是以内功为基础的，以你目前的造诣来说，虽然还不能说是深厚，但我说你练的是上乘武功，则是没有错的。好啦，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懂得武功，却为何瞒住我呢？”

张雪波笑道：“我的功夫是爹爹教的，爹爹说这只是乡下人的把式，见不得行家的。我小时候身子弱，爹爹教我练武，只是希望我能够却病延年，他吩咐过我，不要给外人知道的。”

谭道成愠道：“我是外人吗？”

张雪波笑道：“你当然不是外人，不过，我知道你的武功很好，我这点乡下人的把式，怕给你笑话，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说老实话，现在你告诉我这是上乘武功，我还不大敢相信呢。成哥，我不是存心瞒你的，你恼我吗？”

谭道成笑道：“这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我不过因为一向不知你会武功，忍不住有点好奇，才问一问你。原来你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我怎会恼你。”

话虽如此，但在他的心里可是着实有点疑惑，觉得妻子的

解释，理由似乎不怎么充足。再说，即使妻子是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但身怀绝技的岳父，却又为何这许多年来一直深藏不露？

但虽然心中已有思疑，他还是不会怀疑妻子对他的感情的，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恩爱夫妻，彼此都是爱对方甚于爱自己的。

不但不会怀疑妻子，他也不会怀疑岳父对他的疼爱。岳父只有一个女儿，岂仅只是把他视同“半子”，简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这种情如骨肉之爱，他也是不能置疑。“岳父不让我知道他会上乘武功，想必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未到时机，他就不能让我知道。”

谭道成固然思疑不定，殊不知他的妻子也是和他有着同样的思疑。原来她的爹爹是暗中教她练武的，不仅叮嘱她不许向“外人”泄露。而且是叮嘱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的。这“任何人”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

不仅这件事情，她的爹爹还有更大的秘密是不许她向任何人泄露的。

这次她已是给丈夫知道她的爹爹懂得上乘武功的秘密了，好在还未知道更大的秘密。

在她的想法，她的任何秘密都是不该瞒住丈夫的，但爹爹郑重的叮咛，她却不能违背。

此时她的心里难免有点忐忑不安，“爹爹知道我泄露了家传武功的秘密，不知会不会骂我？唉，但我碰上老虎，却又怎能不使出武功？给成哥看破，我又怎能继续瞒他？如今我不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待我回家之后，今晚再向爹爹禀明，求爹爹原谅了。”

正自忐忑不安，忽听得丈夫说道：“雪妹，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张雪波心头一跳，笑道：“咱们都已经做了五六年夫妻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谭道成呐呐说道：“我、我觉得你爹爹有……有点奇怪！”

张雪波不觉吃了一惊，定着眼睛看他，“我爹爹有什么奇怪？”谭道成道：“我觉得你们父女和一般人家的父女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张雪波心头卜通一跳：“莫非他已知道爹爹的一些什么秘密？”勉强笑道：“我和爹爹不也是和别人家的父女一般吗？又有什么两样了？”

谭道成若有所思，半晌方始说道：“雪妹，记得小时候咱们俩都是一样顽皮，对吗？”

张雪波笑道：“你不必把自己拉来作陪衬，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顽皮的只是我，你可是乖孩子呢。我常常欺负你，你都对我忍让的。”谭道成道：“不，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生你的气的。还记得吗，有一次我恐吓你，说要打你的耳光，我一吓你，你就哭了。”

张雪波笑道：“我一哭，你就向我求饶。结果不是你打了我，而是我打了你。”她顿了一顿，含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丈夫说道：“你提起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干吗？这和我们父女又有什么关系，似乎离题太远了把？”谭道成道：“我觉得奇怪，就是因为从你小时候的顽皮想起的。”张雪波道：“哦，想起什么？”

谭道成道：“小时候你很顽皮，但我好像从未见过你的爹爹打你骂你，莫说打骂，连生你的气我都未见过。只有你向他乱发脾气。”

张雪波笑道：“我妈早死，我自小就是与爹爹相依为命的。爹爹特别疼我，那又有什么稀奇？”

谭道成道：“我也是自小就没有妈妈的，但我的爹爹管教

我却是很严，我一做错事情，他就打我手心。骂我那更是家常便饭。”

张雪波笑道：“我是女孩子，当然要比男孩占一点便宜的。别人家的父母不也是对男孩子管得比较严吗？”

谭道成道：“我小时候跟爹爹上山打猎，我总是跟在爹的屁股后面，有时候不小心摔了跤，总是我自己爬起来，爹是不会回头来扶我的。你和你爹上山玩耍，却是你爹跟在你的后头，小心翼翼地保护你，生怕你会跌倒。”

张雪波笑道：“你倒是很细心啊，这点小事都注意到了。但谁叫你是男孩子呢，女孩子在父母眼中总是比男孩娇嫩的啊！你妒忌我爹宠我，不如你求神佛保佑，保佑你来生也变作女子吧。”

谭道成不说话了，但心里的疑团却未解开。张雪波望他一眼，说道：“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奇怪的吗？”谭道成的确是还有疑惑之处，但却不便直率地问他妻子。

不错，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妻子的解释似乎也很合理。但他还禁不住有个奇怪的感觉。当然，他绝不怀疑岳父对他的妻子是特别疼爱，但却好像和一般的父爱又不相同。不只是一般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护，更多的是像“侍奉”小主人那样的呵护备至。

心中蓦地冒起“侍奉”这两个字，他自己也觉得想得太过荒唐，因此自是不敢和妻子说了。

他虽然没说出来，张雪波已是心中慌乱了。“看样子成哥似乎已经起了疑心，他猜到什么呢？唉，我本不该瞒住他的，但爹爹不许我说，我又怎能直言无隐？何况还有许多事情，爹爹也还未曾告诉我呢！”

她的“来历”如何，一直是在她的心头尚未解开的谜！丈夫的猜想并不荒唐，原来她的“爹爹”果然并不是她的生身之

父。她的“爹爹”本是她家的老仆人，名叫张炎。在她刚刚断奶的时候，是她的母亲把她交托给这位老仆人的。那时刚周岁，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在宋朝为官，后来不知怎的得罪朝廷，被抄家的。她的母亲住在乡下，官差来到之前，将她托与张炎。

这些都是后来张炎说给她听的，她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父亲姓张，和张炎同族。因此母亲将她交托给张炎的时候，一定要张炎冒充她的父亲。

当然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父母的事情的，但张炎却不肯告诉她了。

她是由张炎抚养成人的，也早已习惯于把张炎当作亲生的父亲了。

张炎最初本来答应她，到她满十六岁的时候，把她的身世告诉她的，但十六岁那年，她刚好在生日那天和谭道成成亲，在出阁前夕，亦即是张炎答应为她揭开身世之隐的日期，张炎却流着眼泪和她说道：“请原谅我，时机未至，我还不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她问：“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告诉我？”张炎说道：“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时，不过，假如时机一直未至的话，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会有遗书留给你的。遗书我早已写好了。”

养父恩深如海，她还能说什么呢？她对生身的父母毫无记忆，想要知道他们的事情，其实多半还是由于好奇而已。

她已经过惯了山中平静的日子，又已经有了深爱她的丈夫，她很满足于目前所过的日子。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有点害怕知道父母不幸的遭遇会扰乱她的心灵了。（父母是否已遭不幸，其实她也是还未知道的。不过从张炎那晚和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之中，她隐隐感觉得到，父母大概是已遭不幸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如今她的儿子也有五岁了。“爹爹”还没等到可以把秘密告诉她的“时机”，她也不想揭开自己的身

世之谜了。

她常想：要是能够这样平静度过一生，那又有什么不好，何必自寻烦恼？

但如今她的丈夫却挑起她的烦恼！

她感觉得到，丈夫对她的来历已有怀疑，唉，但可惜的是，她自己都未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心中慌乱，既然不敢吐露秘密，就只能试探丈夫的口风，看看他是否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了。

谭道成也是和妻子一样，心中有话，却不便直说出来。“还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奇怪的吗？”张雪波问道。

谭道成道：“没，没什么。不过，我刚才倒是碰见一件罕有的事。”张雪波睁大眼睛，“什么罕有的事？”

谭道成道：“我看见你的爹爹在一处岩石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外面的人找你爹爹的。”

张雪波道：“哦，是怎样的人？”

谭道成道：“我没看见他的脸孔，只知不是山上相识的猎户。他们也没看见我。”

张雪波道：“他们说些什么？”

谭道成笑道：“我怎能偷听你爹爹的谈话，他们小声说话，我匆匆走过，也听不清楚。不过那陌生人的口音，却似乎是南边的口音。”

张雪波道：“我们本来是从大散关南边逃难来的，这个人恐怕是爹爹以前在乡下相识的也说不定。待我今晚再问他吧。”

谭道成道：“我看还是让爹爹自己告诉你好些，因为说不定他不想你知道这件事呢？”

张雪波笑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爹爹问我怎的会知道这件事，那时你就难免有偷听的嫌疑。”

谭道成笑道：“你几时学得这样多心了，我只是想，这件事情倘若可以让你知道，你的爹爹当然会告诉你。”张雪波抬眼望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低下了头。

谭道成道：“喂，你在想什么？”

张雪波道：“怕你说我多心，我不说了。”

谭道成道：“你别呕我的气好不好，和你说句笑话，你就当真起来了。说吧，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张雪波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谭道成道：“你奇怪什么？”

张雪波道：“我是奇怪，怎么客人要嘛都不来，要嘛忽然都来了？”

谭道成道：“哦，原来你是说前天有个客人来找我爹爹的事。”

张雪波道：“咱们两家避难荒山，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客人来访，这两天却不约而同似的，先是有人来找你的爹爹，跟着又有人来找我的爹爹，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还是——”谭道成的面色不知不觉也凝重起来，问道：“还是什么？”

张雪波笑道：“你别笑我多心，我总觉得像是有点不祥之兆，前天我一早出门，碰上一头乌鸦，今早出门，又碰上一头乌鸦……”

谭道成失笑道：“你怎能把两位客人，比作两头乌鸦？”张雪波没有因他的插嘴而止口，继续说下去道：“我真的是有点担忧，担忧这两个客人，会像是不祥之鸟的乌鸦，给咱们带来恶运！”

谭道成安慰妻子道：“不要这样迷信，我看这只不过是巧合罢了。最近不是听说又要打仗了吗？前天来找我爹的那个客人是避难经过山下，他来自爹爹的故乡，知道我爹在这山上隐居，这才特地来找爹爹的。因此我猜想今天来找你爹的那个客

人，或许也是同样情形。”

张雪波道：“但愿如你所言，只是巧合。”但眼神却是茫然若有所思，低下头又不说话了。

谭道成口中安慰妻子，心里却也着实是有点疑惑不安。前天来找他父亲的那个客人，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茶，席不暇暖，就要走了。她的父亲送那客人下山，很晚很晚方始回家。他曾经问过父亲那个客人是谁，父亲却像心事重重的样子，叫他不要多问。说是到了可以告诉他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

自从那客人来过之后，他的父亲一直像是闷闷不乐，昨天今天都没出去打猎。

因此他虽然那样安慰妻子，心里其实也是和妻子一样，有了一丝不祥之感。

他又再想道：“前天来的那个客人，来得虽然奇怪，可还是来到我的家中找爹爹。今天找岳父那个客人，却并没有找上门来，他们在悬岩后面说话，也好像是特意要找那样僻静地方，难道岳父真的是怕我偷听吗？这就是更奇怪了！”夫妻心里都是怀着疑团，谭道成也只能像妻子那样，把疑团藏在心中了。

此时他已经把散落在地上的柴草重新捆好，在柴草里他还发现一包草菇。“今早你才采了许多草菇回来，如今又是这么一大包，哈，恐怕三天都吃不完。”谭道成说道。张雪波笑道：“我知道你们爹儿俩都喜欢吃新鲜的草菇，明天你去猎两只山鸡回来，和草菇一同炖吃，味道就更好了。”

谭道成笑道：“还用你说，你爹刚才已经打了两只山鸡回来了。我的烹调手段远不及你，所以才特地来找你这位大厨师回去烹调的。”

张雪波笑道：“怪不得你这样好心出来找我，原来如此。好，那咱们就回去吧。”

谭道成道：“你不要多歇一会？”

张雪波道：“早就没事啦，再不回去，天就要黑了。”谭道成折下一根粗如手臂的树枝给她当作扁担，自己扛起那头死老虎与妻子并肩同行。

走了几步，张雪波忽地眉头一皱，脚步有点歪斜。谭道成吃一惊道：“雪妹，你怎么啦？”

张雪波道：“没什么，只是胸口好像有点作闷。”谭道成连忙放下死老虎，说道：“你瞧是吧，你都未曾恢复体力呢。别逞强了，柴草放下，让我来挑。”一面说话，一面替妻子揉搓。不揉搓还好，他一替妻子揉搓，张雪波反而哇地把黄胆水都呕了出来。张雪波推开他道：“你别扰我，我不是病，也不是疲劳。”

谭道成道：“那你怎么会呕得这样厉害？”张雪波低声道：“我，我好像是又、又有了。”说话之际，满面通红。谭道成怔了一怔，说道：“有，有什么？啊，我明白啦，我又要做爸爸啦！”

张雪波嗔道：“你这样大叫大嚷做什么，给人听见笑话。”谭道成笑道：“最近的一家猎户，也隔着一座山头呢。哪会有人听见，除非是你爹爹——”

张雪波望着他，似乎想说什么。谭道成瞿然一省，想起那个客人，方始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满。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天都快要黑了，你爹爹的那个客人料想也早已走了。你爹倒是有可能来找你的，不过你还怕给他知道吗？他久已盼望多添一个外孙过继给他，要是他知道了，恐怕比我还更喜欢呢。雪妹，你悄悄告诉我吧，有了几个月了？”

张雪波羞红了脸，说道：“前天才发现的。”

谭道成道：“原来这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孕的缘故，这就怪不得了。”

张雪波怔了一怔，问道：“你说什么呀？”

谭道成道：“以你的轻功造诣，本来应该跑得比那头老虎更快的。”说至此处，不觉有点担心，低声道：“你摔了一跤，会不会、会不会……”

张雪波红着脸道：“前天才发现有的，孩子还未成形呢。哪能就摔坏了他。别胡扯了。走吧，走吧。”

谭道成道：“把柴草给我，让我来挑。”

张雪波道：“我不过作闷而已，现在亦已好了。这头老虎我扛不起，两捆柴草，你还怕我挑不动吗？”

谭道成道：“不，不，肚子里的孩子要紧。你挑动得，我也放心不下，听话，听话，乖乖地给我吧。”

张雪波感受到丈夫的爱护，心里甜丝丝的有说不出的舒服，口中却道：“这头老虎呢？”

谭道成道：“放在这里，也没人会要咱们的。吃过晚饭，我再来搬它回去。”张雪波道：“难得打到了这样重的大老虎，你早点扛回去，也好让两位老人家开心。成哥，我知道你疼我，但我真的还挑得动的。”

张雪波道：“这样吧。我割一条老虎腿回去，趁新鲜，今晚烤虎肉吃，老人家也就开心了。但要是给他们知道你有了身孕，我还让你挑柴草，那恐怕他们就要不开心了。”

张雪波拗不过丈夫，心里也的确是喜欢丈夫对她这样爱护，便道：“好吧，依你就是。但成哥，你可得当心，别宠坏了我啊。”谭道成挑起柴草，和妻子并肩而行，笑问妻子：“雪妹，这个孩子你喜欢是男的还是女的？”

张雪波杏脸飞霞，说道：“你呢？”

谭道成道：“本来我是希望有个女儿的，但你爹想要个外孙承继张家的香灯，只能盼你再生一个男孩子了。”张雪波道：“其实男的女的都是一样，我就不懂，为什么只有男的才能继